

TU242.2
15
PAUL ANDREU

国家大剧院

THE NATIONAL GRAND THEATRE

TU242.2/15

2008

保罗·安德鲁 [法] 著
唐柳 王恬 译

中文版前言

和我一起工作了近十年的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和我一起负责这个项目并建造了大剧院的亲爱的朋友们，因为语言的障碍、即使在街上偶遇而我也只能用眼神和微笑交会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此，用你们的文字译成的这本书，会使你们之中的每一位都知道你正是此中的主角。

我从未忘记过，你们所决定的置于首都中心的全新的建筑物，是为了你们大家而建造的，当然不言而明这其中所有付出的努力。一切都从未容易过。但是，既然我们的友谊和勇气是无可抵御的，既然北京国家大剧院已经竣工，那么如今，一切疲劳、灰心、甚至是争执和愤怒，又算得了什么呢。

让发问者大为惊讶的是，在采访过程中，我常常会说“我们中国人……”你们会原谅我如此以你们的名义说话，因为我觉得你们非常理解这融合了愿望和激情、被你们所称为的“浪漫主义”。

我希望这座池水和园林环绕中的大剧院，会如同我递给你们的一面镜子，镜子里，你们将会看见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形象和美，请悉心照料它吧：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美。

保罗·安德鲁

2007年10月1日写于巴黎







目 录

千变万化一滴水	8
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的对话	12
2005 年 6 月开幕	17
总体剖析	23
鸭蛋	27
墙护栏的设计	37
穹顶的构架	43
《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	57
中国特色	65
说，听	73
总体构图	79
歌剧院	87
讨好和抵抗	97
工地上的声音	101
音乐厅的天花板	107
夜晚的工地	117
想要结婚的年轻男人	121
谣传	125
戏剧场的装饰布	139
半身雕像	145
顶部的木质覆盖层	153
为什么，怎么样？	161
戏剧场和音乐厅外的围廊	165
工人	173
门	179
水下廊道	185
花园	193
记忆与忘却	199
清晨在景山	205
手工活	211
独自在北京	217
结束与未来……	225
国家大剧院数据	232
作者生平	235
致谢	236

千变万化一滴水

奥利维埃·普瓦夫尔·达沃尔 (Olivier Poivre d'Arvor)

这是个疯狂的举动。“我要去北京”，他对自己说。然后，一如既往独自一人，他就这样去了。去建造由马可·波罗首次揭开国家历史帷幕的中国的国家大剧院。他弯着腰，他很清楚这项艰巨任务的分量，那高大硬朗的身躯，却如同竹子般柔韧。有点中国化，却又恰到好处地保持了法国人的特性。他的面容，跟他的服饰一样朴素，面颊微陷，颧骨突出，但是他的目光炯炯有神，犹如一个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怎么能够如此清瘦却又如此感性呢？他永不停止，一直向前。正常情况下他早该跌倒。过度地工作，远赴他乡，完全的相异性本该使他如此。但是，他拥有某种东西，一种少有的期望，一缕亮光，一个宇宙的家园。于是，有了非凡的诞生。和他一起，世界诞生了，太阳孕育的人类诞生了。建筑师因此希望自己是宇宙性的，在天地之间，以沉睡的湖泊为界，拥有生命所必需的要素：智慧和疯狂、力量和脆弱、阴和阳。

这是一座为动作、舞蹈、音乐、戏剧、声音、舞台而设计的建筑，是一个感性的人的设计。它用于保护艺术家，同时也是为了容纳他们的世界。这滴水千变万化，含有无穷生命力。中国国家大剧院 (le Grand Theatre National de Chine) 突出了它四个大写的英文字，分别是：大、剧院、国家、中国。大，毋庸置疑，我们无法想象更大的外部穹顶。整个曲线盛大壮观，从而显得格外华丽。剧院，突出在什么地方呢？三个厅共有五千五百个坐席。国家？原来它正好坐落于天安门广场的边缘、人民大会堂旁边，而天安门广场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所在。这正如我们巴黎的歌剧院，它就建在爱舍丽宫和波旁宫中间的协和广场。中国：拥有了大剧院的中国，在北京奥运会的前夕，标志性地大步跨入了世纪初文化强国的行列。

我多次参观了工地。保罗·安德鲁引领了这个奇迹的诞生，经历过救赎的痛苦、日常的焦虑，还无时无刻经受着气馁的威胁以及失望与徒劳的侵蚀。这是场艰苦的战役，从竞标开始，经历了设计的重审，有法国建筑师的无数设计草案，也有那些片面的嫉妒。正如他所写的：“整个设计的故事就是一个夜晚的故事，漫长的夜晚却跳动着希望。不可能重新找回它，也不可能重新创造它。”我们俩都经常去旅行，在巴黎的时候，会定期在“费尔南家”巧遇，这是我们的朋友让·皮埃尔经营的小餐厅。保罗很让我吃惊，因为每次碰面，总是在他北京之行回来后的第二天或是出发的前一天。我对自己说：这样一个人，优雅温柔，又带有深层的忧虑，对柔美的曲线形态怀有那么大的热情，他怎么能够在中国被认同？要知道，谈判在

中国很艰难。在那儿，身为外国人仅仅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而工作本身绝不是清闲的差事。后来他的设计确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那是最优秀的。今晚，基本完工的整座建筑就呈现在我面前。是娜迪（Nadine）充当了我们互通的信使，她满怀爱意，很是自豪。我听着保罗说话，身后伴随着工地的声响，工人们正在装饰音乐厅的天花板和穹顶的木材饰面。音响效果只会是绝佳的，我确信如此。我喜欢那些公园，喜欢那个水池；我喜欢有一个厅专门演歌剧，另一个是音乐厅，第三个用于戏剧和舞蹈。我喜欢这个蛋形物，喜欢它出色的简单外形，而这些想法均出自他的纸笔之间。在纸笔轮廓里孕育的萌芽诞生了，并将带动一切未来的发展。我喜欢这众多的设计图，我高兴它们出自一位法国建筑师之手。无论中文语言的障碍有多可怕，他从未害怕过面对这一个民族、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

在法国以及在中国，我们两国大使馆在很多地方举办过会晤商谈，我还记得那些时刻，甚至是一些出冷汗的时刻。这些年，中法文化交流年将我们拉近了。对于保罗来说，建造这样的大剧院是第一次。然而他那些非凡的航空港设计，早已使他的才能称著于世，而其中第一个工程竣工的时候，他才刚刚三十岁。

他旅行，同时让他的设计遍布世界各地。大阪、卡萨布兰卡、劳德代尔堡、阿布扎比、中国浦东、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亚洲、非洲以及几乎全欧洲。他是机场建筑专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因为生命并不会局限于一个终点，近几年，我们看见他又转向文化设施：这儿一座海事博物馆，那儿一个剧场。中国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他设计了上海浦东机场、广州体育馆、广州科技中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很可能他是世界上作品出入人数最多的建筑师之一。

但是今天，保罗·安德鲁完成了所有建筑师都可能梦想的作品。我无限欣赏他投向世界的目光、他投向世间众人的目光。最不可缺少、最中心、最广阔、没有门、栅栏、阻碍或是窗户的界限——他完成的这座建筑，在沉寂之中，面对着无数的工程师、工人以及十五亿的等候者。这个作品战胜了劳苦，明天将会带来幸福。这座诞生于保罗之手的建筑，也是我梦想的建筑，今夜，在我的掌心，蕴涵着力量，无穷无尽。





与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的对话

程抱一：我怀着强烈的兴趣拜读了您的著作。我很少读到如此富于教益的叙述，其中的建筑随着规划的日渐付诸实现而一天天成为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您的叙述不仅仅着眼于工程的进展，它也是您的感情和思考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您的苦恼和疑虑……

保罗·安德鲁：我不愿意将它写成一本建筑书，那种解释、介绍、尤其是证明之类的书，而希望它是一个文学故事、一部小说、一种更为亲切同时又更为散文化的创作。因此，应该允许我加入一点感情和苦恼，而避免那种惯见的、驰骋疆场无往不胜的天才形象。我有时在想，人们如此推崇的建筑师的品质，其实就是敢于怀疑和永不满足的精神。

程抱一：是的，在阅读您的著作时，我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让我明白了在建筑中一个富有魄力的规划——如同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项目——无疑需要建筑师的意愿和决断，但同样也需要相当的耐心和谦逊。之所以需要谦逊，是因为他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预见到延误、烦扰和不理解；之所以需要耐心，是因为他必须学会面对不确定因素、意外事件以及某些与计划相悖的进程，必须学会接受不完善——当然，不是指错误——就像西都修道院的建设者所做的那样。此外，尽管他的规划构思完美，计算精确，并且有设计模型加以展现，但他仍然应该预见到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为了检验预期的效果而进行的。您提到了那方以水反射穹顶的水池；只有在屋面板安装完毕以后，只有在蓄水以后，才能知道反射是否能完美地体现出来。正是有了这种反射，穹顶的弧线才可能是完整的。

保罗·安德鲁：正是这一点使建筑成为某种与概念相差甚远的东西，今天的建筑师们才不得不对建筑进行简化。想法可能会瞬间产生，犹如思想的一次短路。这些想法是珍贵的，但又是不足为道的，或者说没什么意义——如果最终没有体现在一座建筑里面的话。

程抱一：谈到水池和穹顶，我认为您的灵感仿佛是出自本能，与中国思想的精神两相吻合。中国思想始终追求天地合一，追求将天的存在纳入地的范围之中，追求使这种循环运动畅通无阻。这里，我想起您曾经说过的“法国特性”和“中国特质”：在建设戴高乐机场航站楼时您不认为您的建筑表现了“法国特性”，您在设计中国的国家大剧院时同样也避免了“中国特质”。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其实，“法国特性”和“中国特质”只不过是源于已经凝固、僵化的传统的成见而已。如果想真正借鉴一种文化传统的话，应该追根溯源，探索创造者们因他们的世界观和内在需求而产生的令人惊异的、出神入化的原始冲动。一旦确

认了这一点，我们便会非常乐意倾听您谈论若干历史上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创造的伟大建筑，它们在您如此频繁地造访中国时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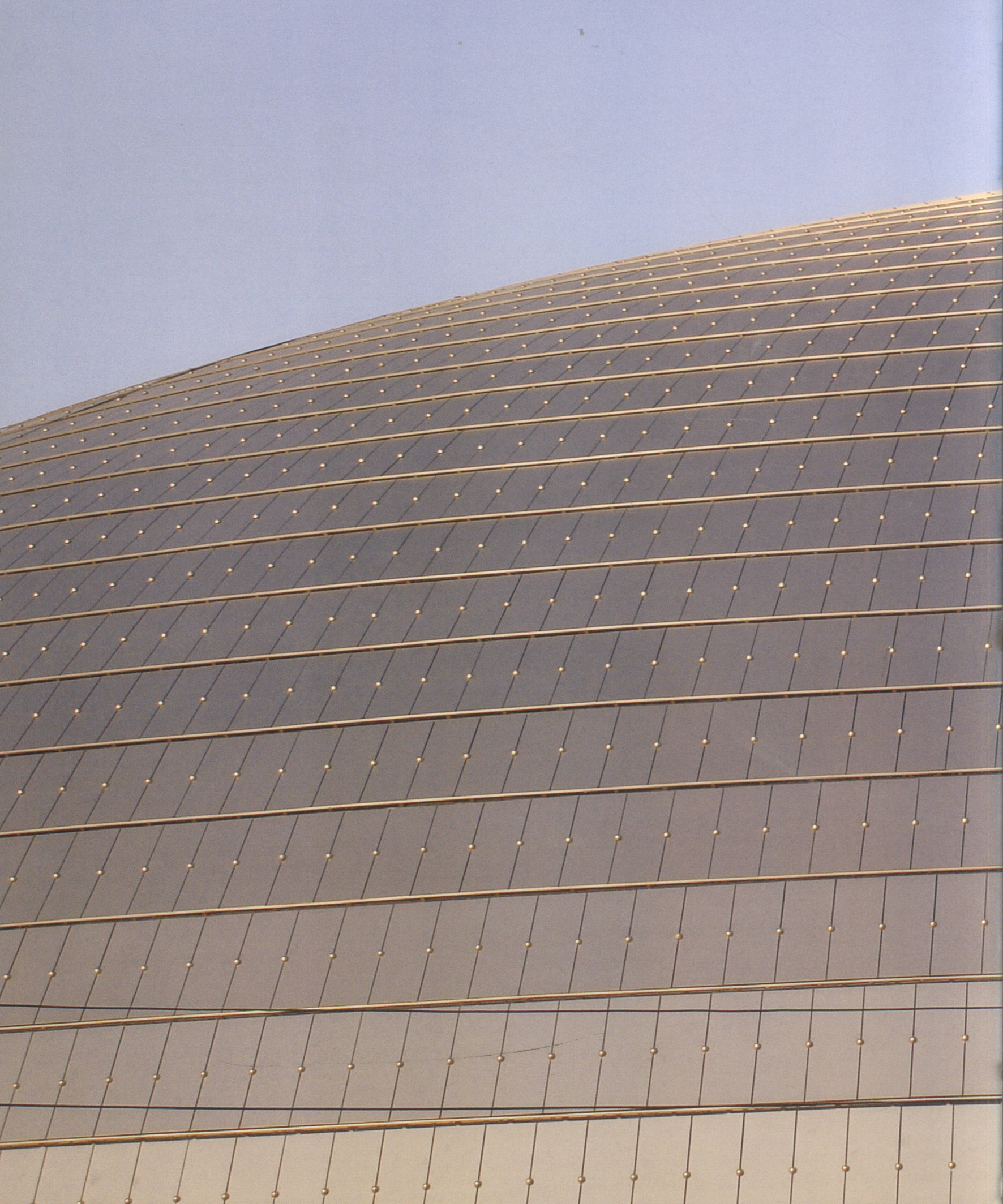
保罗·安德鲁：我知道，这种沉默会给人以无动于衷的印象。这种印象是错误的。这种沉默首先是委婉而充满敬意的。我在皇家图书馆里逗留了许多时辰，那里被宁静自然的花园和长廊所环抱。我常常从紫禁城的一端穿越到另一端，大都是为了借道，数不尽的宫殿和廊道历历在目。在来去匆匆的旅行时，我怀着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和平和心境，穿行在花园里——有苏州的花园、杭州的花园、湖滨的花园和天坛的花园，通常都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境里穿行而过。正是在那里，与对于大地的奇特感觉不同，我感觉我接近了中国的内心，从中获得了信心和鼓舞。

程抱一：您的书里提及这些幸福时光的时候，有一些超越了不快、沮丧乃至绝望的动人描述，您突然有了一种平静和感恩的心境。您发现了意料之外的美丽。于是，在这样的晚上，当夜幕降临时，您的想象更为轻松地勾勒出了未完成工程的轮廓。于是，在这样的黎明，站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高处，您凝视着人民大会堂彼处天际闪烁的“鸭蛋形”“家伙”，它正在那里沉睡着，温顺可爱，忠实可靠，和谐可人。您感觉它很快便会成长起来，开始它的生活了。

保罗·安德鲁：这些小憩时光确实有着奇妙的温情，不再有难以理解的感觉了。这温情会带来什么呢？一个结局。谁需要一个结局而不需要一个开始？不，小憩时光以无尽的关切所给你带来、所更新的，是信念和实现信念的勇气。

程抱一：我刚才说了“开始它的生活”。因为这个国家大剧院除了是一个活动场所以外，也是北京中心的一个生活场所。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三个剧场、通道、餐厅、休息区以及绿化群。这是一个约会的空间、休闲的场所，同时也是公共庆典的礼堂，在这里将演绎欢乐的盛会。也许，这里还会有意外的惊喜；也许，建筑师本人也会陶醉在规划里未曾料及的欢愉之中。

2007年6月20日，巴黎







June 2005 Opening

2005 年 6 月开幕

白日的雨洗刷了沙尘，夜色明净。

南面水池的石板基本完工了。这一刻我等待了许久，池水平静下来，第一次能够看见穹顶呈现在池中的倒影。当我们在设计柱子和穹形屋顶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美术学校所学的，我没有将穹顶局限于水平方向的对称美感，而是将穹形往垂直方向延伸了一小部分。我只知道早在古罗马人时期就有过这样的设计。这座穹形建筑物是否能如同我们所希望的给人以拔地而起却不孤单薄弱的感觉呢？这是我第一次能这样评价它。当然我们已经绘制了很多设计图，如正视图、剖面图以及透视图，但这些设计图只能勾勒出想象中建筑物的样子。

悬挂在屋顶“钉子”上的灯使整个弧面显得很清爽。夜幕降临了，我们将看到灯光的效果。效果会好吗？由于池中水位尚未达到日后的标准高度，还无法完全判断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如何，我仍要说：这像弧形的垂直面就是我们所想要的效果。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精致的造型来自于几何图形的小小变形。报刊杂志的排版人员比建筑师对这一点有更精确的认识。人类能站立在地球上，是重心使然，也成了一种习惯。类似于这种习惯性，我们寻求的那些抽象简约的美丽几何形状，如果它们只是中规中矩，一定会让我们失望。为了达到完美的境地，它们必须是有“瑕疵”的，更确切地说，是需要“修正”的，当然这和建筑上的错误完全是两回事。

数世纪以来，一些传承下来的建筑学知识成了课本中的内容。但是，尤其当设计新式和超大型建筑时，我们未知的建筑知识其实比已知的部分要多得多。通常来说，除去一些技术领域，我们有着很大的知识空缺。毫无疑问，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其在感知方面的研究发展，我们需要学习研究的有很多。但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对这些科学研究演绎出的部分的和暂时性的真理表示怀疑。它们看似过于简单和概念化。我们对它们几乎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坚信：与其通过笔直和确定的道路来穿越森林，我们情愿在森林中自己摸索，这是不会错的。最终，直觉会单独地指引着我们走下去，途中也一定伴随着危险，会平淡、丑化一个设计，使看到它的人觉得不忍卒睹，甚至浑身不适。

如同其他艺术家一样，建筑师会追寻直觉的想法。我们心知肚明，太多来自直觉的想

2005 年 6 月 1 日，18 点。

人民大会堂的西面被阳光照亮。

国家大剧院的南面在一片阴影当中。

近日的雨水把人工湖部分蓄满。